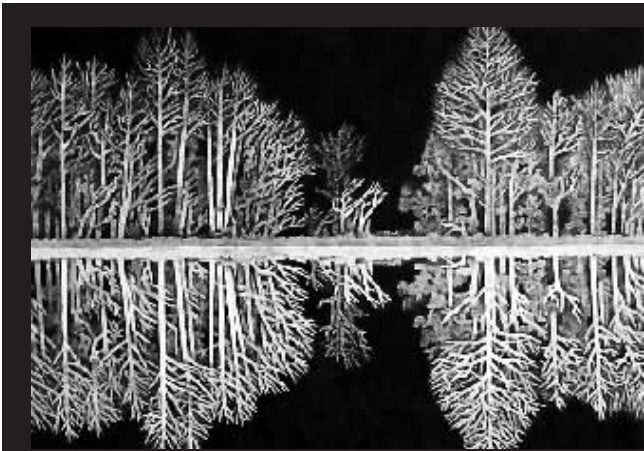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 映像 (纸本设色)



■ 秋思 (纸本设色)



■ 岁暮 (纸本设色)



■ 东山魁夷踏雪写生

10月14日,按照日程前往参观著名的濑户大桥。车近濑户,竟发现指路牌上赫然标示着“濑户东山魁夷美术馆”!

蓦然惊喜,紧接着遗憾袭来:只怕是虚惊虚喜呵。集体行动总是身不由己,哪怕不远,能为你一人拐个弯改个道吗?

我自幼喜欢东山魁夷,喜欢他的画,也喜欢他的文。东方画家中,他是把东西方技法融合得最好的、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一。这自然与他留学欧洲的经历有关。东山魁夷,1908年生于日本横滨,1999年去世。他本名新吉,魁夷是他题画的艺名。他193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,1934年留学德国,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美术史。西方绘画技法提供给了他许多改造日本画的有效手段,使他笔下的日本画语汇大大丰富起来。

更为可贵的是,他的绘画作品意境如诗。这自然与他擅长写作有关。他的散文

是地道的文学作品,不像有些画家写下的文字,只是因人而名。他的散文不仅不输给专业作家,而且因为蕴涵深深的画意而更胜人一筹。也就是说,他的文中有画,画中有文。古人所谓“诗为心声,画为心境”,东山魁夷的心声与心境,是二而一,一而二的。

于是,随后的路上,侥幸之心和遗憾之情交织如梭。远远看见灰色方正的建筑物了,必是东山魁夷美术馆无疑。身随车走,目随馆移……减速,停车,呀,美术馆距停车场仅几百步之遥!

急问导游。答:日本的展览馆馆要到10:00才开馆。而按照日程安排,在濑户大桥脚下只逗留到9:45!可恶!实在可恶!东山魁夷,只能与你失之交臂了!

不得已而求其次,哪怕在馆门前站一站,留张影也好。我再不看桥的兴致,跳下车直奔美术馆而去。

晨光斜照,晴天湛蓝,绿草地辟出一条白石道,道口

不知名的小花盛开着。不见人影,静穆至极。

静穆,正是东山魁夷作品的品格。

走近了,却见玻璃门里静静坐着两个日本姑娘。

侥幸之心复燃。我想以远道而来的、东山魁夷中国“粉丝”的身份,前去协商:可否网开一面,破例参观?

趋近玻璃门,尚未举手而叩,自动门竟无声地滑开了!莫非已经开馆?进得门去,日本姑娘笑容可掬,双手递来说明书……

一分钟后,我已顺利地站到了小巧的展厅之中。一个人,就一个人,细细地品读壁上的静穆之画。读那深邃山谷,蜿蜒溪流;读那朦胧雾霭,迷离山谷;读枫红桦黄,群山艳装;读鸟鸣泉唱,绿韵蓝调……

2007年一个秋日的早晨,在濑户海边,田野静穆,建筑静穆,东山画静穆,我的心静穆。

我与东山魁夷,还是有缘,真是有缘呵。

静穆东山

——日本濑户东山魁夷美术馆之不期而遇

◆ 戴逸如



▼ 美术馆内眺望濑户大桥

▲ 濑户东山魁夷美术馆



■ 小街 (纸本设色)



■ 绿色古城 (纸本设色)



■ 东山魁夷画室



■ 夕阳红 (纸本设色)



■ 白色的早晨 (纸本设色)